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六十五回 老風流豔福難銷 美少年名花獨佔

且說前回書中說起王太史的現狀，免不得先把王太史的許多笑話一一的演說出來。只說王太史有一天，在人家席間看見了一個公陽里的姑蘇金寓，不知怎的就□分傾倒起來。這金寓原是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年紀已有二□五六的光景，雖然半老徐娘，卻是尚饒豐致，更兼丰容盛鬋，皓齒明眸，應酬甚是圓融，談吐也還不俗。只是有一件，脾氣不好，愛做恩客，愛姘戲子、馬夫，正經花錢的客人，反把他高高的擱一在旁，正眼兒也不去看他一看，往往惹得客人發起火來，從此絕跡。他卻毫不放在心上，依然還是我行我素，不改絲毫。一連嫁過幾回，都是貴家公子，殷實商人。嫁過去到一年，便拚命的百般吵鬧，尋死覓活，鬧得個不可開交。人家被他鬧不過了，賭氣放他出來，憑他怎樣，他卻安安穩穩的重落風塵，琵琶再抱。你想這樣的人，那裡有什麼良心？王太史卻偏偏的看中了他。當夜席上轉了一個局，翻台過來，就吃了一台酒，又連著碰了一場和，從此就天天在金寓院中走動，盡心竭力的報效起來。王太史每年的修金雖然也有二千多銀子，那裡禁得起他這樣的狂嫖，免不得要向別人借貸。只要金寓說出來的說話，他無有不依：金寓說一聲要上天，他就立刻去搬梯子；金寓說一聲要入地，他就立刻去挖深坑。總而言之，王太史待承金寓的這一番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光景，若用在父母家庭之內，便是那孝感動天的孝子；用在君臣綱紀之間，便是那精忠貫日的忠臣。

王太史這樣的待承金寓，只指望有些情愫到他，誰知金寓的心思卻大是不然。看著王太史腰駝背曲，又留了一嘴的鬚鬚，這樣的神情還要去勉強學那風流解數，嘻皮笑臉動手動腳的，心中甚是厭煩。憑著王太史萬種溫存，□分巴結，從沒有一些兒笑面待他，只是冷冰冰的面孔，待理不理的樣子。王太史那裡曉得，還是在他身上拚命的花錢。依著金寓的意思，那裡肯叫他沾著自家的身體！卻被房間裡娘姨苦苦相勸，為的生意起見，沒奈何勉強強留了王太史兩夜。

王太史受了金寓的特別利益，自以為榮幸非常。看見了不論何人，見一個告訴一個，只說是自己這般年紀，居然也有和他相好的信人，這真是難得的奇緣，一生的知己。差不多就是西子太真之遇，瑤台月府之逢。別人聽了他這般說法，都在背地裡笑他，只不好當面說破罷了。王太史那裡曉得，只是昏昏沉沉的，一天到晚除了辦幾件公事、拜幾處客人之外，其餘的工夫都是銷磨在金寓那邊。自從三月間做起，直到四月盡邊，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多兩銀子。在王太史的心上想來，可算得是和盤托出，竭盡綿薄的了。王太史的出身雖然本是宦家子弟，卻是家世清貧，看得這一千多兩銀子的人情，真是天大地大，無大不大，出了一身臭汗，忍著滿心難過，方才高高的捧了出來。這要是除了金寓，換了第二個人，未必想得動他這一千銀子。怎奈在金寓眼中看了卻是平淡無奇，看得他屁也不值一個。

有天晚上，這位王太史在金寓院中張筵請客，到了許多客人，金寓卻只是冷冷的樣子，酒也不斟，曲也不唱，只懶洋洋的在王太史背後坐了一回。恰好別處有人叫局，相幫傳了局票進來，金寓趁此霍地立起身來，換了衣服，也不招呼檯面，竟是一言不發的翻然而去。檯面上客人看了金寓這般慢客，一個個都有些代抱不平。王太史卻是一毫不覺，只當沒有這件事兒，依然高興非常，春風滿面。眾客人看見主人這般的大度優容，倒不好意思開口，只得罷了。及至金寓出局回來，仍是默然坐下，沒有一句話兒。房間裡的娘姨替客人裝水煙，一個個一齊裝到，獨獨的空過了王太史一個主人。

眾人看見這樣情形，□分不忍。就有一位姓陸的客人，叫做陸雲峰，少年口快，慷慨非常。他見了王太史這般利害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向著他冷笑一聲道：「王伯翁真好耐性，真是□年養氣，方有這樣的忍耐工夫。要是換了我們這班少年，早已對他不起了。」王太史聽了，還不甚明白他的意思，連忙問他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。陸雲峰又冷笑道：「我們做客人的花錢吃酒，又不漂他的賬，又不借他的光，為什麼要受他們的這般悶氣？」

王太史還未開口，金寓早瞅了陸雲峰一眼，微微笑道：「陸大少勿要動氣，倪是生來老老實實格脾氣，無撥啥格多化瞎巴結，瞎應酬。剛剛碰著格王大人，搭倪一樣格脾氣，所以王大人到倪搭來，倪賽過當俚自家人，隨隨便便，總歸是實梗樣式，王大人也從來勸板歇倪格差頭格。像俚篤格排時髦信人，嘴裡向末說得蠻好，軋實肚皮裡向一肚皮才是格槍花，格號樣式倪是生來勿會格，只好請唔篤各位大小包涵點倪格哉。」陸雲峰聽了金寓的一番花言巧語，一時竟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好冷笑一聲，也就罷了。只有王太史聽了金寓的話，說是把他當作自家人一般看待，這一喜，喜得非同小可，霎時間手舞足蹈，眼笑眉開，好似那甘露人心，醞糊灌頂，甜迷迷的，不知不覺直望耳朵裡鑽了進來。便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都說我是個瘟生，那裡曉得我們的要好！你想，信人做了客人，把客人當作自己家裡的人一般看待，要好到這個分兒，還要打算叫他怎樣呢？」大家聽了雖覺好笑，卻又不好當面駁他，只好放在肚裡，勉強附和幾聲。

金寓坐在王太史身後，聽見他這般說法，忍不住把嘴撇了一撇，背過臉去撲嗤一笑。偏偏的又被陸雲峰看見，實在氣他不過，對著王太史笑道：「王伯翁的話兒果然不錯，金寓和你□分要好，竟把你當作自己家人，這才算得你王大人的顏色。要是換了別人，那裡有這般資格？恭喜恭喜，指日你一定要發大財。」這幾句話說得刻毒，把一個王太史說得滿面通紅，又不好當真髮作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們一向客客氣氣的，這是什麼頑笑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眾人聽了陸雲峰的說話已是要笑，再看了王太史面紅耳赤的那種樣兒愈加好笑，由不得一齊放聲大笑起來。笑得個王太史認真又不是，不認真又不是，面上越發紅了，坐在席上如坐針氈，好生難過。虧得有兩個懂些事務的客人恐怕王太史惱羞變怒，連忙對著眾人搖手，使一個眼風，止住了眾人的笑聲，又尋些別的話兒和王太史問答，方才把這一件事兒又了開去。當下敷衍了一回，眾人見時候已經不早，便請主人賜飯。王太史叫娘姨搬上乾稀飯來，大家吃了些兒，謝過了擾，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酒闌人散，燈回寶帳之春；漏盡更殘，煙裊金爐之篆。

王太史坐著不走，心上自然要想金寓留他。金寓卻總是一付無精打采的樣子，好像心上有什麼心事一般。王太史猜不出他的意思，只是陪著笑臉挨近金寓身旁，賊忒嘻嘻的問長問短，金寓總不理他。

原來金寓新做了一個姓陳的客人，是現任通州知州的兒子，卻是綺年玉貌，個個不群，顧影臨風，風流自賞。這樣的人物到了嫖界，不用說，自然到處沾光。從來鴉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。金寓自從做了這姓陳的客人，不多幾天已經有了相好，要好異常。王太史那裡趕他得上？況且王太史這般年貌，滿面的晦氣，一嘴有髭須，和姓陳的兩邊比較起來，一邊就是那控鶴監的傅粉郎君，一邊便是那終南山的虬髯進士；又好比那戲上的岑彭馬武一般，相形之下，實在是玉石攸分，妍媸愈判。你想那金寓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妹，眼中那裡看他得上？又有個姓陳的和他比較，自然越發的厭惡起王太史來。

剛剛這一天晚上和姓陳的客人預先約定，叫他□二點鐘之後一定要來。偏偏又撞著了王太史這個瘟生，也想在金寓院中住夜，只把個金寓恨得金蓮暗頓，媚眼橫酸，暗暗的心中咒罵。卻又不好趕他出去，只得由坐著，不去理他。反自走到窗前坐下，取出一付牙牌，點了一支洋燭，倒定定心心的打起五關來。王太史覺得有些沒趣，訕訕的走到煙榻上邊和衣睡倒。金寓見王太史竟不肯走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由他睡著。直進到兩點多鐘，金寓心上甚是著急，恐怕姓陳的客人來了，看見有客在房，和他吃醋。想了一會忽然計上心來，暗想只好這般如此，方才遭得動他。想定主意，便走到榻旁坐下。

此時王太史已經有些迷迷糊糊的睡著，金寓把煙盤推過一邊，軟綿綿的和王太史並頭睡下，臉貼臉的揉了一揉。王太史登時驚醒，金寓笑迷迷的低聲問道：「辰光勿早哉，耐阿要轉去罷，唔篤屋裡向格太太，要罵倪格哩。」王太史起先見金寓睡在身旁，楊柳垂條，花枝低亞，又是香肩並倚，玉體輕偎，悄悄低言的和他說話。這位王太史公自從和金寓落了相好，花了無數銀錢，受了許多冷淡，那裡受過金寓的這般恩寵。現在見了他這樣的一番做作，早把個王太史弄得好像雪獅子向火，融化了半邊，不知不覺的心

蕩神搖，六神無主。及至聽得金寓叫他回去，卻不由的呆了一呆，便也低聲說道：「這個時候你還要叫我回去麼？我們又不是沒有落過相好，就在你院中住了一夜也不算什麼希奇。」金寓聽了，皺著眉頭勉強答道：「勿是呀，耐格個人啥格實梗多心！倪倒是一片好心，為仔耐身體勿好，恐怕淘壞仔耐格身體呀。耐自家想哩，連浪幾日吃酒碰和，總要到啥格辰光，一格人洛裡有實梗幾化精神？耐自家末無撥清頭，倪倒有點替耐放心勿落。今朝勿要住來浪倪搭哉，豪燥點轉去，養仔日把再出來罷。倪倒勿比格排信人，單曉得自家尋開心。」金寓說到這一句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紅暈兩腮，嬌羞滿面，就頓住了口不說，用小手巾掩著櫻唇，微微含笑。

王太史聽了他這般說法，真是靈犀一點，沁人心脾。那一時心上的快活，在下做書的也說不出來。但是見了金寓這樣的風神旖旎，情話溫存，卻又捨不得自家回去，便含笑向金寓道：「你的說話實是不錯，我就聽了你的話兒，在你這裡借一夜乾鋪，明天回去如何？」金寓見王太史老著面皮只不肯走，登時就煩惱起來，面上卻不露聲色的仍舊向他笑道：「耐格人啥總是實梗介，倪搭耐講格閒話，總歸一句才勿肯聽格，倪未來浪替耐發極，耐末倒殺死格糟蹋自家身體，阿要討氣，說起來像煞還是倪勿肯。」說著又微微的含笑。

王太史本來已是心神撩亂，也聽不清他說的什麼，只見他星眼微朦，雲鬢半卸，口脂低度，蘭氣暗吹。忍不住心神蕩漾，便把兩手合抱攏來，把金寓摟入懷裡肉麻了一會。金寓正色催他道：「格歇辰光耐好去哉呀，勿想等歇點路浪轉去受仔風寒，出起毛病來，倪倒耽當勿起。」王太史聽得金寓連連的催他回去，雖然不敢不走，卻免不得有些疑心，還是蠍蠍螯螯的不肯就走。惹得個金寓火冒起來，春山半蹙，秋水含嗔，似怒非怒的瞅著王太史道：「耐格種人直頭少有出見格。倪是顧惜耐自家格身體呀，耐定規勿肯轉去，像煞倪總歸有點勿放心。耐勿肯聽倪格閒話末，隨便耐去那哼，本來勿關得倪啥事，倪阿好來管耐？」說著坐起身來，推開了王太史的雙手，掠掠頭髮就要跑開。王太史見金寓翻起面來，便嚇得他不敢開口，只得也洋洋的立了起來。正是：

何郎年少，獨看上苑之花；潘岳中年，僅有閒情之賦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